

蒋瑞藻的事迹和贡献

周采泉

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的蒋瑞藻《小说考证》，民国初年曾在《东方杂志》上连载，以后迭经商务印书馆、古典文学出版社等翻印。该书畅销国内外，但作者蒋瑞藻的事迹，却很少有人知道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曾引此书；《小说旧闻钞·序言》开端便云：“昔尝治理小说，于其史实，有所钩稽，时蒋氏瑞藻《小说考证》已版行，取以寻检，颇获裨助”。但鲁迅误以为作者是积学之士，作为“前辈”看待，故尊称之为“蒋氏瑞藻”。不仅鲁迅仅知其书不知其人，而至一九七九年出版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注释本，注文亦仅云：“蒋瑞藻，清末浙江诸暨人，著有《小说考证》……”。这一注释本是在赵景深先生指导下搞成的，可见其时赵先生亦只知蒋氏的籍贯，而不知他的生卒年月和事迹。

今新版的《小说考证》附有蒋氏的儿子逸人写的《蒋瑞藻生平述略》于书末，才像“出土文物”一样，引起文坛瞩目。蒋氏以短暂的一生，作出卓越的贡献，著述等身，并且尽是高质量的文学巨著，《小说考证》写稿时年仅二十一，印行出版时亦只二十五岁，真是我国历来少见的年轻早熟的作家。由于生长于穷乡僻壤，罕与外界接触、交往，而又中年殁谢，诸孤幼弱，故其生平事迹，不久既无从咨访。余绍宋纂《重修民国浙江省通志稿》，不但未为立传，连他的著作，亦未为列目，古人说：“不为之后，虽美不彰”，此言信然。今幸有《述略》公世，不仅有助于《考

证》之研究，同时也提供了对蒋氏其他著作的探索。唯以《述略》过于简略，特就所知补充如下：

蒋瑞藻，字孟洁，号花朝生，又号犀提居士^①，清光绪十七年（一八九一年），生于浙江诸暨县紫西乡黄稼埠村一个薄有田产的小康之家，幼童时期，便颖悟过人，其父授以古文诗词等，能琅琅上口。九岁丧父，求学于塾师，师亦略有声望，仅二年，师以为“后生可畏”，不能对其作更深入教育，劝其“外出就傅”。其时科举初废，距家十五里外刚办起了一所民成学堂，仅肄业半年，对校中国文一科的课程，已应付裕如。学堂虽比私塾没有多大进化，可是已有格致，英文等课程，这些启蒙教育，他很有兴趣。尤其是从几位外地教师那里，得知当时的国内外学术动态后，更是求知心切，就订了大量报刊，买了不少书籍，在家自学了。通过自身的刻苦钻研，居然能借助辞典阅读英文书报，其天资敏慧确是出类拔萃。他的出世，后鲁迅先生十年，而《小说考证》出版，却比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问世早十二年。尽管鲁迅也指出了《考证》：“惜其并收传奇，未曾理析，校了原本，字句又时有异同”等，稍有指摘。但其筚路蓝缕的拓荒功绩，是为后来治小说史者所一致推崇的。

我国小说之能跻身文学史行列，始于一九〇〇年英国嘉尔斯、一九〇二年德国葛鲁贝两人先后所著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。他们没有受到我国传统的“儒教”的影响，所以排除偏见，把小说和其他文学等量齐观，列章介绍。（这两书蒋瑞藻不可能看到，所以《小说考证》是自发的，不能不说我国小说史之先驱者）。至谢无量《中国大文学史》用四个章节介绍平话渊源、元、明、清三朝小说，出版于一九一八年，后于《小说考证》七年，略前于鲁迅《小说史略》四年。其后胡适、郑振铎、阿英、赵景深、谭正璧、孙楷第、吴世昌、孔另境、胡士莹、戴不凡等，都对对中国小说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成绩。但他们都是大学教授或著名的

文学家，见多识广，用毕生精力，来治理说部，居高临下，轻而易举。詎知“开风气之先”的，却出于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少年，殊令人惊叹！他能冲破旧社会对研究小说的阻力，更是难能可贵。

鲁迅先生《小说旧闻钞·再版序言》中说：“无力买书，则假之中央图书馆、通俗图书馆、教育部图书馆等”。其时他身任教育部佥事，而又任教于北京大学，京华是人文渊藪，以鲁迅之博闻强识，当然能做得左右逢源。现在又发现一个奇迹，就是鲁迅《史略》和《旧闻钞》两书所引的书，除了《京本通俗小说》“三言、两拍”和少数敦煌变文等几种晚出书，蒋氏因受时代限制未经过目以外，凡鲁迅所引及的他都采入，而他所引的书竟有鲁迅所不曾见到的。不仅鲁迅为然，后来治小说史者，对《考证》所引目前难见之书，不得不径引它的原文，和本书中所载的蒋氏另一著作《花朝生笔记》来拾遗补阙。试问这些秘本、稿本，他究竟是怎样得来的？就得把他“泰山”何乃普评上一等功。

何乃普是绍兴漓渚朱家坞的工商地主，拥资富甲一乡，有女何奇龄，长瑞藻一岁，择婿甚苛，乃普器重瑞藻奇才幼学，婚前约定，瑞藻如能安心读书，生活上固然可无后顾之忧，主要还在于买书经费。只要瑞藻开出书单，不问正书“闲书”，（当时把小说称为“闲书”）只要“快婿”开出书单，即派人到各地书坊去搜购，在瑞藻立下著书计划时，家中的藏书已是汗牛充栋。到了《东方杂志》发表《考证》稿时，何老以令婿一举成名，更加高兴，购求奇书、孤本、千金不吝。据蒋逸人告诉我，他外祖（何乃普）有次给女儿的家书说：“某书缺一册，我派人到外地搜访，化了五亩田的代价，幸得补全，但不得告知瑞藻”云云。何家竟为了购书而至家道中落，则其时瑞藻藏书之富可想矣。这些堆满几大间的书籍，在抗战期中，为日寇所焚毁，再经过“十年动乱”，更是荡焉无存。瑞藻尚有盈尺的未刊稿，均片纸不

留。幸《花朝生笔记》、《花朝生文稿》和《羸提斋丛话》散见于《考证》，尚能窥豹一斑。

瑞藻治学之勤劬，也令人钦佩！日夜如饥如渴地阅读和写作，睡眠的时间很少，有时想到什么，中宵披衣检书或作札记，唯恐“稍纵即逝”，有这种钻研精神，所以能搞出惊人成绩。可惜他积劳成疾，存年仅三十九岁，即在一九二九年，卒于故乡，赍志以终，未竟其才，士林惜之。

蒋瑞藻著作行世者计《小说考证》、《小说枝谈》、《新古文辞类纂稿本》^②、《越缦堂诗话》、《续杜工部诗话》共计五种，八十四卷，也可说是多产作家了。

注

①“羸提”梵语之音译，为“六度”之一，有安忍、忍辱之忌，谓堪苦难也。《浙江学刊》1984年5期，刊载蒋逸人《蒋瑞藻生平及其著述》一文中，以为含义是在去伪存真，揭出其中真实要义。这一解释，似乎望文生义，失去原来命名之义。

②《新古文辞类纂》所收作家，如严复，林纾、王闿连、李慈铭，以及“南社”诸名士之什，目前有好多已属“遗文”。如卷四八录冯君木（名珩、为当今书法家沙孟海业师）《三岩游记》，云采自《贞在堂文集》，今传世的《回风堂集》无此文。

